

新闻关注



日媒斥野田是“国贼” 称其正毁掉日本

日本《大众周刊》批评首相野田佳彦是“亡国政治家”，称他正在毁掉日本。该杂志评选出了一些将日本带入歧途的政治家，而位居榜首、被评为“亡国政治家”的居然是现在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。



伊朗总统内贾德联大会上 气走以色列代表

伊朗总统内贾德在联大讲话中指责以色列是美国庇护下的“伪政府”，更谴责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以言论自由为幌子，褻渎伊斯兰先知。以色列代表罗恩·普罗索尔气愤离场。美国代表没有中途离场。



美防长称美保护日本 但不会让其有所欲为

美国防部长帕内塔20日称，《美日安保条约》固然规定美国有义务“捍卫日本安全”，但美国不会因此就让日本有所欲为。



希拉里与丈夫同台亮相 当众拥抱秀恩爱

在美国“克林顿全球倡议”峰会上，克林顿的妻子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与克林顿同台亮相，并与丈夫当众拥抱，大秀恩爱。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又近中秋，月是故乡明。一段家史，秉笔直书，他在台湾文坛复建起一座济南老宅门。

张大春：“顽童”犹系故园情

□ 本报记者 卞文超

周末感言 月饼“披金挂银”

□ 吴江

北京一家公司推出多款用真金白银制造的月饼，价格最贵的黄金月饼售价为47620元/套。据银行一位理财经理称，上述金银月饼很畅销，“我们周围全是政府机关，各地过节来送礼的买得多。”据专家介绍，金银月饼价格远远背离金银本身价格，不具备投资价值。（《中国经济周刊》9月25日）

再美味的东西，吃得多了，都想换个口味，月饼当然也不例外。尽管年年中秋，月饼厂家都想设法变换口味，传统的月饼馅料早已被突破甚至颠覆，连鱼翅、鲍鱼都纷纷被装进了月饼里。不过，仅仅用来吃的月饼，无论如何千变万化，仍然难免被吃腻。而按照马斯洛的人类需求金字塔，吃仅仅是最底层的人类需求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当然不能停留在饱口福这一低层次需求，于是，不能吃饱却能满足更高层次需求的“金银月饼”登堂入室，也就自然而然，甚至不失为社会发展的产物。

不能吃的“金银月饼”，摇身一变成了投资品。既应时应运沾尽了中秋商机，又何必担心被扣上天价食品的恶名并受到额外的管束，“金银月饼”这个擦边球，的确打得相当精明。尽管黄金月饼售价高达47620元/套，但从“金银月饼”畅销市场的情况来看，无疑颇受市场的认同。有人愿买，有人愿卖，两厢情愿的交易，外人还真是无权置喙。

事实上，相比那些豪华食用月饼，顶多只能饱饱口福，一旦过期没吃就只能扔垃圾堆，“金银月饼”既能作为礼品鉴赏，更有真金白银的投资属性，“金银月饼”的“天价”似乎来得性价比更高。不过，即使金银月饼的真金白银的的确是真材实料，但真金白银的价格其实相当公开透明，同样重量的真金白银，并不会因为变成月饼形状，便身价倍增。而按照专家说法，金银月饼的价格已远远背离金银本身价格，根本不具备投资价值。按照正常的经济逻辑来看，对于明显不具备投资价值的东西，即便是富裕群体，也不会拿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去打水漂。而从性价比的角度考量，“金银月饼”恐怕要比能吃的天价月饼更加坑爹，如此“金银月饼”，实在应无人问津才对。

然而，实际情形恰恰与正常的商业逻辑相背，明显坑爹的“金银月饼”，却仍然十分畅销。一些企业、单位为了送礼，甚至一买就是上千套，而“周围全是政府机关，各地过节来送礼买得多”，竟然成为“金银月饼”热销的原因。“金银月饼”的商业逻辑，及其所瞄准的客户，还真不是不能从“非经济”的角度去找原因了。事实上，尽管“金银月饼”并不具备投资价值，理性的消费者和投资者，也绝无为此埋单的道理。但正如任何“天价”类商品一样，节假日礼品经济背后隐藏的权力公关、灰色交易乃至利益输送，的确都构成了“金银月饼”们最有力的市场需求与商业支撑。

对此，有网友建言，只需在“金银月饼”中加入GPS模块，等节日一过即可定位腐败。尽管只是网友的戏谑，但究竟是什么让“月饼”也有了披金挂银的机会？不具备投资价值的“金银月饼”为何会有人当冤大头，最终又会花落谁家？这些追问，显然并不多余，也更需反思。

责任编辑 郭爱凤



张大春父亲辞世前一年完稿。这是一部极度简化的家史。莫言曾说，这个故事在他手里可以写110万字。

但张大春写得很小，薄薄一本册子。他说：“历史长河中，人就是一个小点，浮华散尽，最后留下不多几个名字。基于这点考虑，我写前自己订了一个契约：不用任何虚构，用最精练的笔墨，去掉一切不必要的细节，用简笔，所谓‘一笔勾魂’。”

国事——真实与虚构

9月18日，张大春在博客上更新了一篇题为《鬼子又来了》的日志，涉及对保钓事件的关注，点击率很高。在《聆听父亲》中有一章节，名为《鬼子来了》——彼时，日本人炮轰济南的一颗炮弹落在懋德堂西院墙上。

张大春保有对公共话题的关注热情。“我最近这差不多十年以来，除了去电视台上班，写写文章骂骂马英九，再就是写书法。”他说得绘声绘色。香港作家马家辉却直言叹服：一次，两人一起在台北打车，出租车司机面孔冷冷地很不礼貌。张大春一开口，司机态度180度转弯。因在

电台主持一档新闻说书栏目，张大春的声音很容易被民众识出。

张大春最为人称道的《城邦暴力团》，被大陆文艺青年列入必读书目之一。书中主角也叫张大春，遭帮老大万砚方1937年领八千子弟参加抗战，最后流落台湾，离奇遭害后，他的重要帮众在台湾隐居。张大春意外获得竹林七闲留下的七部著作，透过这七部书，张大春能拼凑起清代民间传说中的江湖会党的内部争斗史，但他也将因此卷入痛苦之中……

对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解剖，只在虚实之间。“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，把伟大的侠客们引入生活中。不管是拳师也好剑客也好，拉到我们的隔壁来，甚至直接拉到我住的房子里。写这本书，仅此一念。”他说。

“真实”与“虚构”是他写作之路上绕不过去的话题。9月25日，在发表于网络的一篇文章中，张大春评论王小波的作品：身为一个小说家只能另辟蹊径，使用滑稽甚至荒唐走板的谑笑，让看似明明失真不实的故事打造一个像唐代一样遥远的国度，在彼处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的踪影——它非但不会被以任何形式介入的权力缩减以至令人失忆，反倒展示了书写活动的自由。

石榴花漂过泉水人家

□ 本报记者 卞文超

稿，又问了姑姑。但是出版后，大春姑姑还是认为有很多错。“有很多误记的，不是全部可信的信史。”

无论是否全部考证真实，文本中对“我从哪里来的”追问之真诚，言之凿凿。书的结尾处，附有一些细节琐记，读来闪光，摘录一二如下：

一、每到古历八月二十二、三月二十一这天（我奶奶的冥诞和忌日）上，家里总要上供，香烛鲜花素果时鲜之余，三十三转的老唱盘上放着《四郎探母》或《古城会》、《海底》和一部《醒世姻缘传》、一部《今古奇观》这三本书也会摆在旁边。

我曾经指着那《海底》问过我父亲：“那是什么书？”我父亲说：“胡扯八蛋。”“那奶奶为什么喜欢看？”“人都喜欢胡扯八蛋。”

二、那是1982年12月27日，古历辛酉年腊月初二，我父亲六十整寿的深夜，我醉卧在自己房

间的床上，歪过头朝一旁的垃圾桶呕吐。……“爸爸今年六十了，你喝醉了，爸爸很高兴！”“瞎！没想到哇，我也活到六十了——跟你奶奶过世的时候一个岁数了。”

“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说那些老家的事了，听起来很烦呀——走开啦！”我继续吐着。他忽然沉默下来。我背上的手继续以一种索然无趣的意绪拍了好几下，停了停，又拍几下，最后床垫一轻，他走了。临到门边儿的时候，他忽然用那种京剧里的老生韵白念道：“走、走、走——唉！我——往何——处去唉？”

也许，张大春的父亲真的说过太多次自己从哪里来。以至于张大春的故乡情景，清晰得像是自己亲历。

还是从石榴花说起——他（年幼时的父亲）蹲在济南市朝阳街老家南屋的一条小水沟边，看见一朵石榴花从树梢落下

来，一落落进水沟里。石榴花端端正正落在水面上，仿佛迟疑了一下，转了个圈儿，好像回头看一眼石榴树和树后挂着“有容德乃大，无欺心自安”油漆木刻联匾的懋德堂，打个颤，便顺着清澈的沟水流下去。

那沟里流的是泉水，从北屋我奶奶房后不知道哪块石板底下冒出来，取径于青石砖的缝隙，绕过西厢房后檐下的两棵梧桐树，便往地里凿成了一条天然的小沟。老祖宗们建懋德堂时特意凿了这沟，取其源头活水、源远流长的意思。这沟得了纵容，自西徂东、穿越三进的院落，甚至还在会合了另两个泉眼之后爬上高坡、潺潺折向南流，在二进的东厢房下，它笔直地朝地面刻出砖石和泥土的楚河汉界。

这一如刀般锐利、决绝的线条可能是地球上惟一条自然天成的直线。老祖宗们不敢违逆天意，只得顺沟建筑屋基。

肤色黝黑，短发见白，说起话来声若洪钟。台湾作家张大春给人无法框定、难以驾驭的印象。从魔幻写实作品《将军碑》、《四喜忧国》到长篇武侠小说《城邦暴力团》，他笔下文字如风，穿梭在真实与虚构之间，以打破外界对他的成见为乐。

但有一个标签，他从不试图撕掉。8月底，上海书展论坛，名家如云。记者自家门时，阿城、朱天心的反应几乎异口同声：“哎，你是大春的老乡啊！”在台湾文坛，人人都知道张大春来自山东济南。虽然生在台湾，但张大春是济南人，这点毫不含糊。

在台湾文坛有“顽童”之称的他，在《聆听父亲》一书中，放弃一切写作技法，深沉的故园情结读来直击心扉。

家事——父老子幼时

张大春会说山东话吗？面对记者的怀疑，他有几分不服气的兴趣，马上拽了几句济南土语，乡音确实地道。张大春说，自己的母亲终其一生只说济南话。在台湾有“眷村”这一专有名词，张大春被认为是“眷村文化”中成长起来的作家。

1997年2月6日除夕夜，张大春的父亲意外摔倒，从此再没站起。当时父亲对他说：“我大概是要死了。可也想不到要跟你交代什么，你说糟糕不糟糕？”

《聆听父亲》的写作动意由此生发。“我父亲摔了跤，我的确有这个感受，我想把家史重新理一遍。”张大春说，“当没有人再有心关心一件事的时候，这件事哪怕有存在的意义，或者是流传的价值，也会就此湮灭掉，还没来得及焚化就已经消失了。”

在父亲身体日渐衰弱，儿子尚在妻子腹中孕育时，张大春动手梳理家史。这个过程，让他重新认知了这个家族。

山东济南张家“懋德堂”，曾有五大院落，几百口人丁，家世显赫，代有功名。门楣上的楹联从“诗书继世，忠厚传家”，变迁为与“福”、“贵”相关的吉祥话。

在天桥区的朝阳街上，“懋德堂”已不复存在。当年泉水流过家院时跌落水面的石榴花，是如何点醒了一个孩子，在张大春笔下犹自活灵活现。“我父亲被一个抽鸦片、搞盐务而且脾气坏透了的老头子讨厌了十年，终于在一个夏天的正午（当然是在挨了一顿痛打之后）得着了神悟。”当年孩童追着石榴花漂到小清河，所指“神悟”大略是对自由的探索。但是，当大春打抱不平说祖父是混蛋时，旋即招来父亲照着后脑勺的一巴掌。

“这么大一家人，每个人的性格际遇非常不同。人和人之间有小的争执，但是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。这么紧密的情感，我在别的家族都没有见过。”张大春说。他的父亲有七个哥哥两个妹妹，《聆听父亲》最初基于六大爷的《家史漫谈》开始创作。

“这部书对我来讲很重要，毫无疑问。我是第一次放弃了所有技法、手段，来简单书写，之前很少这样做。”向来被指“炫技”的张大春，这回自动缴械。张大春甚至怀疑，这本书会不会宣告自己写作技能的退步。《聆听父亲》终于在

张大春说的两句济南话，一句是“你这个，楞赛！”楞赛意为很帅。还有一句，记者没听懂，他笑笑不解释，年轻人现在都不知道这句老话了吧。

张大春并不像别的台湾作家给人温吞的印象。真正聊上几句，又能看出他人情醇厚的一面。谈及家人，他一一说开来：“我五大爷家的叔伯伯哥在济南。现在也会打电话。我每年过年过节都打电话，我母亲在世时过生日也会打电话，去年母亲过世了。”

“每个人对家的感觉都差不多吧。”张大春说。即便是写最亲近的家人，各式各样的人物个性暴露无疑。“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隐瞒的。但是我还要强调，就算你再想坦率，还会有误记。”

张大春说，在山东父亲那一辈的亲人都过世了，现健在的只有在北京的二姑。《聆听父亲》基本的材料从六大爷那里得到，我用那个做底